

杭州图书馆



 杭州圖書館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九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義并註

假譎第二十九

夫君子所貴者誠假譎則於誠何有哉蓋雖權以濟事亦君子所不道也

安帝時闕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泗流連懿怪問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九

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范曄後漢書曰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以報舅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爲卜相工遇赦還郡徵拜議郎遷侍中

魏武嘗行軍廩穀不足私召主者問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一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狗曰行小斛盜官穀

劉玄德嘗戰敗自投曹公一日曹公從容語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孤本初之徒不足數也玄德方食失匕箸會雷大震玄德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

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致此曹公遂不疑玄德

宋世祖與群臣至殿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姚崇與張說同爲宰輔各懷疑阻張衡之頗切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釁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沒之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

何遜詩卷十九

二

章

登時錄進先礮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入社承天高明之位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列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全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酒一榼會有客至云麻姑送酒

來與君同傾飲未畢闈者云某侍郎取楸子必命倒還之略無作色

韓晉公韓滉自江東入覲氣槩傑出是時劉玄佐在

大梁倔強難制滉欲致其朝覲結為兄弟升堂拜親

駐車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為之傾動玄佐敬伏

乃使人密聽滉滉夜問孔目吏所費多少詰責頗細

玄佐笑而鄙之

曹武穆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懾懾自是邊境無虞

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報

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

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為襲已皆殺之東都事略曰曹瑋字寶臣武惠

王彬第三子彬被疾真宗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皆堪為將問以優劣曰璨不如瑋瑋好讀書通

春秋尤善左氏為將幾四十年威震西鄙謚武穆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一切委順未

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

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

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朱崖之行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

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因

謁告歸上遣伺察之東都事略曰何邲字聖從成都人為御史鯁切無所避為仁宗

所知何將至潞公亦爲之動有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聖從狎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項帕羅題詩曰蜀國家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隱逸傳曰張愈字少愚益州郫

人雋偉有大志屢舉不第遂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雲溪杜光庭故居以處之

何諱林卷五

四

厚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賞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

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秦檜當國日四方餽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為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白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罨未敢啓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坐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使人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熟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已之專

秦檜為相日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檜嘿

何長語卷五

五

數焉忽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

韓彥古尹京日

周公謹癸辛雜志曰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孝宗時為京尹

李仁甫惡其詭譎弗與交請謁一日瞰其亡往見之韓實未出既見延入書室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既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不獲遂為強留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黃袱扁護甚嚴仁甫問此為何書荅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時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

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仁甫聞其
言亟欲得見韓言家所秘藏將即進呈不可他示李
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為某飲酒續當以呈仁甫為
盡量每杯行輒請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耳此即
公所著長編已用嘉紙作副本裝治即以奉納使可
進御矣仁甫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
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錄送韓所故仁甫方成
韓已得全帙仁甫雖奮愧不平亦幸蒙其成遂用以
進宋史曰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博極載籍搜羅
百氏慨然以史自任倣司馬光通鑑例斷自建隆
迄於靖康為編年一書凡
九百七十八卷名長編

黜免第三十

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况三代以下士鮮全德世率
以寸朽而棄大材微類而遺美寶君子蓋深惜之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

張裕已見蜀志曰裕私語人曰歲

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
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後魏氏之立先
主之薨皆如裕所刻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荅
教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舉
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

撲之於地也

李令伯

李密已見

入晉自負才器常望內轉而羈旅無援

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賜餞東堂詔令賦詩令

伯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仕無中人不如歸田
明明在上斯語豈然帝大怒廢黜于家

摯瞻爲王敦戶曹參軍

摯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有

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爲戶曹參軍

敦以故壞裘賜老

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裘雖故不宜與小吏敦問何
爲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
下乎敦言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視去
西陽如脫屣耳

殷中軍

殷浩

被廢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

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

何長語林卷五

七

承

殷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
貧賤親戚離因泣下

何長瑜爲臨川王

義慶

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

族人何勗以韻語序臨川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
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五六句
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一時人士並爲品目盡加劇

言苦句其文流行臨川以白太祖長瑜徙廣州

南史曰太

尉索叔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並有詞章之美引爲佐

謝惠連隨父方明在會稽郡愛郡吏杜德靈及居父

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流徙廢塞不豫榮伍殷僕射

景仁

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兒時便見世中有

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

應逼之即用爲彭城王

義康

法曹參軍

索陽源

袁淑已見

不附劉湛大相乖忤陽源賦詩曰種蘭

忌當門懷壁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

久病免官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

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

何氏語卷三

八

承

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

高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王思寂有舊墅在寺側良

田八十餘頃是王丞相賜田高祖遣主書宣旨就思

寂求市欲以賜寺思寂荅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

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高祖怒付市評價以直逼還

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

南史曰王騫字思寂一字玄成王儉子也性癡

簡慕樂廣之爲人不事產業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仕至度支尚書加給事中

宋考功

宋之問已見

在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

河篇以見意

詩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間有才但其有口過蓋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孟浩然極爲王右丞所知一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牀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

何遜林卷三

九

意

棄多病故人踈上聞之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朕因放歸南山

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淡薛令之爲右庶子題詩自悼

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着長闌

干飯澁匙難縵羹稀箸易寬何以謀朝夕何由保歲

寒上幸東宮覽之索筆題其榜曰啄木口嘴長鳳凰

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

唐紀事曰薛令之闡之長溪人肅宗在東宮令之爲右庶子積歲不遷棄官歸乾元中肅宗以舊恩召令之

而令之已先卒

開元中陸堅在中書以麗正學士供擬過豐謂朝列

曰此亦何益國家致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謂諸人曰說聞帝王功成則有奢僭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玩聲色聖上重儒崇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爲達也玄宗後聞其言陸之恩待稍薄

李適之爲相踈直坦夷時譽甚美

唐詩紀事曰適之常山愨王孫天寶

初代牛仙客爲左相朝退每邀賓戚談諧賦詩

爲李林甫排誣罷免朝賢雖

知其無罪然謁問其稀適之意憤日飲沉酣且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何氏語林卷五

十

京

徐常侍久在中書常參李右座議

李林甫已見

右座被廢

常侍恐爲罪累逃隱衡山爲東林寺掇蔬行者詐爲

喑啞數年後值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梁已二

三人忽徐行者跨過掌事怒以杖連擊其背徐乃畫

地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乞試之使題數行

諸僧皆悅服因遣盡書之時李北海遊嶽觀其題處

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言曰朝列於公已息

論矣遂解其布褐釋以簪裳因戲徐曰徐侍郎曾吟

峴山思駐馬漢水憶迴舟否徐曰喑啞之時亦默詠

之即與同載北歸

唐詩紀事曰徐安貞始名楚璧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中爲中書舍

人帝屬文多令祝草終中書侍郎

陸宣公謫忠州土塞其門家人由於狗竇中州將不

得謁面

張祜深爲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自草薦表以祜詩

三百篇隨表進上祜至京屬元稹在內庭帝以問稹

稹曰祜雕虫小技壯夫不爲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

教由是失意東歸

令狐綯

劉昫唐書曰令狐綯字子直宰相楚之子大中四年以兵部侍郎平章事

曾以舊

事訪於溫庭筠庭筠荅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

何遜來卷五

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

不許登第遂輒軻以至終身

撫言曰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

以文爲貨識者鄙之

唐詩紀事曰庭筠彦博裔孫與李商隱俱有名時號溫李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建隆以後宰相往往不由

文翰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仍俾其黨因奏對言

穀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

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乃作詩

書于玉堂之壁

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也能依樣畫

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

丁崖州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

士

沈

王鍾愛一女一日諭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於人卿等爲擇佳婿須年少美風儀有才學門第高者或言洪州劉生爲郡叅謀風骨秀美大門博學有文可以充選國王召見大喜尋尚王拜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闈良田甲第珍寶竒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幾王歿國王悲悼不勝曰吾將不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失丁笑曰其他日不失作劉叅謀也坐中莫不失色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子然南去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候朝旨徑歸韓城

與弟倚居踰年不調有啓謝朝中親知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兄弟甘受首陽之餓後除汝州希旨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因蒺藜尚關弓而相射當事諸人益惡之東坡旣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笑語曰畏喫棒耶

儉嗇第三十一

孔子曰與其不孫也寧固蓋深惡奢僭甚之也夫齊相以濯冠見譏魏人以葛屨興刺下此則戔戔小人

織嗇委瑣又安足道哉

沈叔山在吳有美名性至儉去張惠恕使蜀時詣沈別沈入內良久出語惠恕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絕無麤者惠恕佳其能顯非

江表傳曰沈弟峻字叔山有名譽但性

儉

和長輿性至儉嗇家有好李諸弟往園中採食皆計

核責錢

王琨儉于財用設客不過兩盃酒輒云此酒難遇鹽豉姜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何長壽林卷元

三

厚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

悼

求扁米糲虞獻糲及雜

肴數十輩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

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

侯妓衣

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爲侍中亶仕至豫州刺史

修汰第三十二

記曰奢則逼上正孔子所謂不孫也夫僭擬者王誅之所不赦余觀修汰之徒皆取禍不旋踵蓋有所由

來矣

馬季長居宇器服多存侈飾教養生徒常數千許自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高足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劉威碩在蜀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能爲聲

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豫州辟爲從事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爲賓客

然不豫國政領兵千餘隨諸葛武侯諷議而已

劉尚書劉寔詣石季倫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

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尚書惶遽反走語季倫向誤入

卿內季倫曰是廁耳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符朗過江時與朝士宴會諸人並用唾壺朗欲誇之

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舍出

謝靈運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形制世

共宗之咸名爲謝康樂

虞景豫豫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疑盛饌

享賓王問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虞曰恨無黃頰臠

何曾食䟽所載也

羊祖吹羊侃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

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
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
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救賚
歌人王娥兒時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
一時無對

徐湛之

已見

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

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
行遊塗巷盈滿兩目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
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昶之
子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
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何長壽齊卷三

五

六

河間王琛駿馬千餘足以銀爲槽窓戶之上玉鳳啣
鈴金龍吐旒

陳顯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
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
後皆集陳氏家

蕭宏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餘人皆極

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歷直

千萬

南史曰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梁文帝第
六子也天監元年封臨川王位揚州刺史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

罩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
玉砌金堦梁柱榱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
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

煬帝作西苑其內爲海北海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
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剪綵爲芰荷乘輿臨
幸則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
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
以自給

唐太宗盛飾宮掖大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問朕

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荅固問之曰彼乃亡國
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自不同帝問隋主
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盞沉水香
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
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葉甲煎二百石房中不
然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
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焚是膏油但覺烟氣薰
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伏其盛

韋陟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闈童列左右常數十侔
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選膏腴地藝菽麥以烏羽擇

米每食視厨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

水陸曾不下箸明皇雜錄曰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善屬文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

地才華坐取卿相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

何良俊曰觀韋陟如此舉動其奢縱無檢幾於不

孫縱其入地甚高亦已減十之四五以宋廣平之

清德而猶歎譽之不置何耶豈其兄弟杜門時嘗

矯矯自立茲豈其鳳德之衰耶廣平語載賞譽中

韋陟厨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飲而歸時

人為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實緣須入郇公厨

岐王宮於竹林內縣碎玉片每夜聞相觸之聲即知

何長語卷三九

七

承

有風號占風鐸劉昫唐書曰惠文太子隆範睿宗第

四子也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與閭朝隱劉廷琦張諤鄼錄篇

題倡和又多聚書畫古蹟為時所稱

王元寶嘗以金銀疊為屋壁以紅泥泥之別置禮賢

堂以沉香為軒檻以鑲鐵甃地面以錦文石為柱礎

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圃花徑中泥雨不滑人呼為

王氏富窟開元天寶遺事曰王元寶京師巨豪也李元獨異志曰明皇嘗問元寶家財多少

對曰請以一練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練不窮

于頓為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

元載末年造芸暉堂擣芸香為屑塗壁更以沉檀為

梁棟飾金銀為戶牖蘇鶚杜陽雜編曰芸香草也出于閩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

朽可以
塗壁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啗香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却
塵褥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
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皆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
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荅曰
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
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
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鍾
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何長語卷三九

六

承

李德裕營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諸
侯供語鳥曰南太守送名花

李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甞時號水甞

李德裕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
黃硃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棄其滓於溝中

王廣津作相日庭穿一井合玉爲櫃嚴其鎖鑰天下
寶玉眞珠投置其中汲其水供飲後廣津被刑其骨
肉之色並如金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
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

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
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
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荅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
內出郁然滿坐群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
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
妓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
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
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鶯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
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
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

恍然如仙遊

齊東野語曰張鉞字功甫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無不交遊於誅韓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謫象臺而徂

念狷第三十三

夫以伯夷之隘尚曰君子不由若夫勁狹之徒一遭
愆忤即怒目攘臂其去伯夷何遠哉然且曰望望然
去之在伯夷則有然矣故孟子非惡伯夷惡後世之
以伯夷爲口實者嗚呼君子何可不知所以自養也
許子將許劭與從兄文休許靖俱知名並有人倫臧
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子將爲郡功曹排擯文休不得
齒敘以馬磨自給典論曰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共爭論於太守許貢坐至

於手足
相反

時苗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素

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

酒徒蔣濟豎之墻下旦夕射之魏畧曰時苗字德胄

其郡中正至於敘人才不能寬大然記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魏國既建杜子緒魏志曰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

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曰吾與

子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為撥亂之主而

規委身哉子見能不已非吾徒也遂南適長沙王仲

建安初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歷官侍中

宣和陽士王粲已見魏志曰和洽字陽士汝南西

丞相掾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選用儉節洽曰

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

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夫立教觀俗貴處

中庸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

瘁並以彊識博聞見知魏武遊觀出入多得驂乘至

其見敬不及於陽士杜嘗獨見魏武留語直至夜半

仲宣性躁競中夜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

陽士笑曰天下事豈有盡耶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

欲兼之乎

王僕射敬弘諸兒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輒剋日恢

之為新安太守敬弘嘗請假還東定省王剋日見之

至日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王呼前既至閣

復不見恢之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南史曰敬弘子恢之贊之昇之

何長語林卷三

三

章

孫秀之延之曾孫綸之凡四世並方嚴剋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

王敬弘諸子未嘗教以學問人問之荅曰丹朱未應乏教窳越不聞被捶

王錫年二十四辭吏部郎掩扉置患室宇蕭然諸子温清隔簾趨倚

謝弘微至性寬博與人未嘗有牾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嘗舉員外郎孔邊玩之

何遜書卷三

三

后

頗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孔瑄就仲寶求

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

玩之至死煩人

虞玩之王儉並已見南史曰玩之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

不出送朝廷無祖錢者

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諱諱

段相文昌性介狹每燕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

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

召

梅侍讀

詢

晚年躁於祿位嘗朝退過閤門見箱中有

錦軸云是胡侍郎

則

致仕告身同列取視梅遠避而

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爲時人多笑之

梅侍讀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
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大雪置酒西園
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
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
勝事鐘鼓樂清時不聞如此合開

倪元鎮修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鄒氏家鄒塾師陳
子章有壻曰金宣伯一日來訪元鎮聞宣伯儒者倒
屣迎之見其言貌籠率大怒掌其頰宣伯媿忿不見
主人而去鄒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
無味吾斥去之矣

讒險第三十四

夫讒險之毒慘於戈兵是以吉甫慈父也伯奇孝子
也不能不致疑於掇蜂之間成王明君也周公賢臣
也猶必有待於風雷之變故孔子以浸潤之譖膚受
之愬不行既謂之明又謂之遠嗚呼難矣况乎義闕
君臣恩非父子聽言者非成王吉甫之能詳致謗者
無周公伯奇之可指幾何其不見惑於交搆之徒耶
巷伯之詩欲取彼譖人投之有昊亦豈過也

曹公欲加害孔北海使路粹作奏

典畧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

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粹承旨文致融罪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秃巾微行唐突宮掖與白衣襴衡言論放蕩衡與融交相贊揚衡謂融仲尼不死融謂衡顏淵復生諸如此類辭語甚多融死之後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

姚崇天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之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欵他日朝退衆皆趨

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說出相州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踈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

李義府貌足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

盧杞以關播韋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同平章事大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柰何開口爭事耶播即暗畏不敢與爭

李揆為盧杞所惡用為入蕃會盟使揆辭以老恐死道路不能達明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達朝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則異時年少於揆者不敢辭揆遂行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穆修有詩名多遊京洛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真宗一見大加賞歎問為誰詩左右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時丁晉公在側從容荅曰此

人行不逮文由此上不復問

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於真宗真宗曰然則如何可以洗此耻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爲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未決因幸秘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達墳典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上遂決用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於冀公成於杜鎬

墨客揮犀曰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著撰各以古事無不知者雖晚學甲品亦應答不倦時人號爲杜萬卷性

和易有懿行士君子推之

何氏善書卷五

五

沈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一日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穎叔云劉公平昔人推命極好章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曰劉待制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巡

秦丞相

諭

晚歲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挺立府門

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警歛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秦公勲業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勲德曠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荷

蓋已喉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閣子彈章副本已至
其伎刻如此

何氏語林卷之二十九

何氏語林卷三

三

蓋已喉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閣子彈章副本已至

何氏語林卷之三十

華亭何良俊元朗撰 并註

尤悔第三十五

夫言行君子之樞機也。使言而見尤，行而致悔，豈自修之道耶？故夫子於多聞多見，既闕其疑，殆又欲君子之慎其餘也。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

魏畧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父

冲宿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為掾。

以問五官將。

曹丕已見。

五官將曰：女

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

子懋。

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太祖平河北，以為伏波將軍。子懋，太祖以女妻之。即清河公。

何長業卷三

一

沈

主。魏畧曰：懋字子林，惇仲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

太祖從之。

尋辟正禮為掾，及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

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兒悞我。

邵貞與虞俊鄰居，貞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據

會，清言竟日，溫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為俊談，貞聞而

歎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

而令他邦稱我之傑，深用為媿。會稽典畧曰：邵貞字德方，餘姚人。

陸平原

陸機已見。

為河北督，已被間搆，內懷憂懣，聞眾軍

警角鼓吹，謂孫顯世曰：

晉書曰：孫拯字顯世，吳郡富春人，能屬文。吳黃門郎入晉，

為丞令，陸機被誣，收極考掠，兩踝肉盡，門生費慈，字意，二人詣獄，明極，遂同死獄中。今我聞此

不如華亭鶴唳

八王故事曰華亭由奉縣郊外墾也
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

於此十餘年

吳郡圖經曰華亭縣本
嘉興縣地天寶十年置因華亭谷爲名

孔熙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欵辭氣不撓
上竒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
理應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
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沈休文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淡及
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
去論者方之山濤

張玄素出自刑部令史仕至三品太宗問云在隋任

何官曰縣尉又問以前何官曰流外又問在何曹司
玄素將出閣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
臣見之多所驚怪褚遂良上疏切諫太宗曰朕亦悔
此問

唐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死池中見異鳥容與波上
悅之召閭立本圖其狀閣外傳呼畫師閭立本是時
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瞻望坐賓羞悵
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
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
宜深戒勿習此技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

范德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爲茶論說茶之功效

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

二十四事以都

御史李季

統龍貯之遠近傾慕好事

者家藏一副

劉昫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

夫奉使江淮宣慰板拔幽

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

茶季卿請爲之伯熊著黃幘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

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爲歡兩杯既到

江外又有言鴻漸者李公復請爲之鴻漸身衣野服

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拏取

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

愧遂著毀茶論

哀帝時魏博羅紹威以牙軍之逼召朱全忠全忠噫
八千餘家其餘攻討悉平全忠留魏半年紹威供億
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
比全忠之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除其偏而魏兵
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
能爲此錯也

劉孟節酷愛山水天資絕俗青之南有冶原歐冶子

鑄劍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烟叢筠古木氣象幽絕

富鄭公鎮青爲築室原上孟節常寓居龍興僧舍之

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慨想世事吁唏獨語或以手拍

欄杆自詠詩曰讀書悞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杆拍
皇朝類苑曰劉槩字孟節青州壽光人少師種放篤
好古學而天資絕俗與世齟齬故久不仕其後范文
正公文潞公皆欲薦之朝先生懇
辭二公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尚

黃德潤事阜陵

孝宗陵名

人或議其循默淳熙末上將內

禪一日朝退留二府賜坐從容諭及倦勤之意諸公
交贊公獨無語上顧曰卿以爲何如對曰皇太子聖
德誠克負荷顧李氏不足母天下宜留聖慮上愕然
色變公徐奏陛下問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旣出此語
自今不得復覲清光陛下異日思臣之言欲復見臣
亦不可得矣退即求去甚力後壽皇在重華宮每撫

命書卷三

四

厚

几歎曰悔不用黃洽之言或至淚下

宋史曰黃洽字

人通判福州召爲太常丞請外孝宗方厲精求治
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後歷官御史中丞

洪景盧在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凡視二十餘

草事竟小步庭間一老人負暄花陰問之是京師人

累世爲院吏今已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

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

學士必大勞神洪喜其言告以今日草二十餘制皆

已畢老人復頌曰學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見洪矜之

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人復首肯咨嗟曰

蘇學士敏速亦不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冊洪爲赧然

自恨失言

宋史曰洪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幼讀書有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雖稗官

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淳熙三年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

尹少稷

稿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及汲於仕進後乃

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為士大夫之戒

紕漏第三十六

夫南山之竹不揉自直然括而羽之可以射遠况天之降才爾殊不必盡會稽之竹箭也不加鑿括欲無紕漏其能免乎是以君子貴學也

陳壽將為國志

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父喪有

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為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孝廉除佐著作郎謂丁梁州曰若覓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

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時論以此少之梁州是敬

禮子

文士傳曰丁真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建安中為黃門侍郎真從容謂太祖曰臨蓄侯天性

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

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勤動太祖太祖荅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為嗣何如真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真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

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况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也真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王濬冲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與時浮沉門調戶選而已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帝稱焉治城公丞相既視表荅曰

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顧虎頭顧愷之小字愷之已見人笑為痴桓玄嘗以一葉柳詒

何遜本卷三

六

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顧引葉自蔽玄就溺焉顧目覩醜穢故云不見以珍重此葉

顧長康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南郡許皆其深所珍惜者南郡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封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顧見封題如初但失去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范蔚宗被收家中樂器服玩並極珍麗妓妾亦盛

飾毋住止單陋唯有一厨中著樵薪沈約宋書曰范

謝綜同逆俱至市睥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睥既食又苦勸綜曰此異病篤時何事強飯睥家人悉至市臨刑問須相見不睥問綜曰家人以來幸得相見將不覓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

當號泣。正足亂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瞻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曄妻先下，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罪。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韓乾笑云：罪至而已。曄所生，毋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曹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顏色不怍。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呼曄為別，駕數十聲。曄問曰：汝志我耶？藹曰：今日何緣復志？但父子同死，不得不悲。

劉義基封管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云：管道無烈心，其意何若？義基荅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袁淑嘗詣彭城王。

南史曰：宋武帝七男，王修容生，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彭城

問其年，淑荅曰：鄧仲華拜袞之歲。

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

傳長證卷三

七

沈

太彭城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彭城曰：身不讀書，何為作才語？見向。

謝超宗是謝鳳子，有文才，補新安王常侍，作王母殷淑儀誅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齋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沈休文嘗侍梁武帝，燕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休文伏坐流涕，帝亦悲。

感爲之罷酒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

曰卿與丙吉遠近荅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祖孝徵

祖珽已見

放縱不羈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

飲酒遂藏銅壘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

探得又魏神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

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爲深耻孝徵怡

然不屑

北史曰祖孝徵性疎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

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匹

令諸嫗擲樗蒲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爲娛遊諸

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曹元士亮諸人爲聲色之

何嘗來卷三

八

北人謂茗飲爲酪奴亦云水厄蕭正德初入北侍中
元義欲爲設茗先問正德卿於水厄多少正德初不
知荅云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舉
坐大笑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眺詩
云芳洲生杜若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
不出杜若應由讀謝眺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
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虞世南兄世基許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士及所害
封德彞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

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
以爲口實敬宗銜之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
由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蘇味道爲相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
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稜持兩端可也
世號模稜手

侯思止爲左臺御史嘗命作籠餅謂膳者曰與我縮
葱作之時人號爲縮葱侍御

李林甫不學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

曰聞有弄麀之慶客視之掩口

李林甫引蕭昊爲戶部侍郎昊不知書嘗與嚴挺之
共語稱蒸嘗伏臘乃呼爲伏獵挺之語九齡曰省中
乃有伏獵侍郎乎

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
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之驗疾輕
重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溢于面元
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安祿山好作詩嘗詠櫻桃云櫻桃一籃子一半青一
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贄或請以一半寄周贄

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可使周贄壓我兒耶
韓臬是韓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集
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臬以為誤悉改為銀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驛中已
理請一閱之刺史徃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
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
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
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
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
置此

耶律德光嘗問馮道曰爾是何等老子道荅曰無才

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大喜即以道為太傅

儒林公議曰馮道當

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挂道方自號
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
勳官爵以為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
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
食味別馨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

韓魏公自樞密歸艱赴一姻家禮席偶盤中有荔枝

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眾客同喫

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云資政

惡發也却請眾客放下荔枝魏公為一笑

熙寧中省試王射虎侯賦一試卷云講君子必爭之
藝飾大人所變之皮又嘗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一
試卷云觀茲黃者之狀類我嚴君之容一時傳以爲
笑

余靖不事修飾作諫官日因賜對面陳乞不修開寶

塔時方盛夏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

面上涑水記聞曰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
預解薦曲江王全善遇之爲于知韶州者

舉制科知州怒以爲玩已据其罪無所得唯得與希

古接坐全坐違敕停任希古杖臀二十全遂不復仕

進希古更名靖字安道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爲館
職爲范文正訟寃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叅大政引
官爲諫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
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踈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
習振率然荅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拥孩兒者
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有王字振
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不成語遂不中選晏公聞而
笑曰苗君竟倒拥孩兒矣

李獻臣好爲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罷赴闕
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叅獻臣
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
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

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仰
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爲餐
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
食耳

王荆公爲小學時嘗訪蔡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
取茶之精品親滌器烹點以飲公公忽於夾袋中取
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
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真率

呂申公

呂公著已見

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

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
徃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覲以自

何長壽卷三

七

章

售時人謂之禪鑕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
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
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
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不許而心憐之

吳中

舊事曰程光祿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作詩效白
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荆公有場屋之
舊荆公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江州致仕歸
過荆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荆公戲之曰公
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

張安國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

君妊娠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
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王荆公作相日當生朝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詣
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
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天下駭笑時人爲之

語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東軒筆錄
曰光祿卿

鞏申佞而好進老爲
省判尤趨附不已

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黶用園芟洗之當去
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黶也呂曰園芟亦能去黑公笑
曰天生黑於予園芟其如予何

何遜詩林卷三

三

厚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
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何不亟
去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
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
馬氏乎從一荅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
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
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
爲笑

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舉
子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

歐陽修者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
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不無逸曰文章也
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在傍聞之匿笑而去
建炎中車駕倉卒南渡駐蹕錢塘有侍臣因召對自
陳劄子首曰恭惟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相願
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金主亮南侵命葉義問視師江上義問素不習軍旅
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
兵是何物聞者掩口

溫日觀已見嘗在朱宣慰家畫葡萄遂題一詩於上

何氏語卷三

十四

厚

云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箇擔柴夫並皆金紫
貴朱欣然曰朱清果是賣蘆柴出身和尚說得我著
酬以顰資五錠輟耕錄曰宋李亡賴相聚鈔掠海上
朱清張瑄最為雄長廷議招懷令部
其徒屬爲防海民義後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上注
意嚮之父子致位卿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
遍天下僕從皆佩金虎符爲萬
戶意氣盈滿同時夷戮殆盡

惑溺第三十七

夫欲之惑人迺至於溺而不能返蓋自中人以上有
不能免者其能奮然自拔者幾人哉故孟子以爲養
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爲道日損孰能知損之爲道
君子哉

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天復

何恨哉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公祖仕郡爲功曹陳仲舉父出送勤勤曰足下有不凡

後王伯宗妻卒

張璠漢紀曰王龔字

伯宗與諸子並持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

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爲太尉荀奉倩既娶曹洪女

荀奉倩既娶曹洪女

荀彧已見魏志曰曹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傳嘏往弔奉倩不明而

神傷傳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

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奉倩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

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易可遇也痛悼不能已後

歲餘亦亡

何遜梅卷三

五

石崇有妓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

却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崇出其婢妾數

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索綠珠崇

勃然曰綠珠我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

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聽使者已出又反崇竟

不許遂及於難

劉道真

劉寶已見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

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
妍少必加誚責丞相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
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中觀望忽見兩
三小兒騎牛皆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
兒竒可念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
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
食刀欲自出尋討丞相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
手攀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
至蔡司徒聞之乃謂丞相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
不丞相爲信自敘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轆
犢車長柄麈尾爾丞相大恚恨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旣深好聲樂
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
夫人因方便稱鬪雖螽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
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
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劉邕

南史曰邕穆之子
襲封南康郡公

愛食瘡痂以爲味似馥魚管

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疥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
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飽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

劉邕向顧見歌遂舉體流血

山陰主淫恣過度嘗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帝毋出行主與朝臣常共陪輦

王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作列死亡寄宣城左丞之藉注以爲己子改名元序啓太祖補竟陵典書後事發禁錮

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拭席

洗牀

何遜詩卷三

七

承

王思微好潔淨左右提衣悉令用白紙裹手指宅中有犬汗屋棟思微令門生洗之意尤不已更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何遜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

人稱爲水淫

梁書曰何遜之字士威廬江灑人豫州刺史憚六世孫祖劭之宋貞外散騎常

侍父敬齊奉朝請修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畧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

任梁至尚書左丞

魏收使梁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魏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爲之受譴人皆稱其才而鄙

其行

崔湜是崔仁師子與弟澄液從兄位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門戶及出身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喬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歌舞為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唐詩紀事曰喬知之馮翊

人武后時為補闕

玄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一弄未畢叱琴者出謂

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雅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有時不給

鮮于叔明嗜蟠虫權長孺嗜人爪甲

元載納薛瑤瑤英為姬以龍綃衣衣之衣一襲無一兩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訪求此服

索正辭積錢盈室室常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

以錢聲必自止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

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日政尚苛峻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得數本釘於館中孫至則讀其碑辯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丁諷病廢常令兩女妓掖侍見客於堂中諷以好色致疾既廢亡賴益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以故賓客之至者加多乃數陪於未病時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東坡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尤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救也米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條之中帽少有塵則濯之復加於頂客去必濯其坐榻

米元章在真州嘗謂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彭淵才游京師十餘年其家餽粥不給父以書促歸跨一驢携一布囊親舊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君官爵雖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囊中所可有可早出之淵才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也汝可拭目以觀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九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稿草一巨縮

一士人以鬻書爲業盡括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入京中塗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貨之而鬻書者雅有此癖一見甚喜乃曰毋庸貨也我與汝估其值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至返其家其妻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聞者無不絕倒

趙子固已見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褌帖乘舟夜汎而歸行至雪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襍被皆

滄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因題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仇隙第三十八

甚哉怨毒之於人遂相讎陷有殺其身而不悔者吁可畏哉故一朝之患忘其身以及其親亦聖賢之深戒也

獻帝嘗宴見孔文舉與邳鴻豫

司馬彪續漢書曰邳慮字鴻豫山陽高平

人少受學於鄭玄

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言可與適

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

何長書卷三

三

六

權安在遂與文舉互相短長

范曄漢書曰操以孔融

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違禍於索盜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蔣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冠屨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尤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鈞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思紀然厥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

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
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
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
平哉忠非三閭智非臯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
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冠賈爲世壯士愛護相
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虫之相齧適足還
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
以爲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勝下之負
榆次之辱不知貶滅之於已猶蚊蚋之過也子產謂
人心之密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
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
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鄰
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不輕公叔之升臣
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况恃
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
哉輒希腹心修好如初

王平北在任

王又別傳曰王又字叔元瑯琊臨沂人
時蜀新平二府作亂文帝西之長安徵
爲相國司馬遷尚書督

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

有簡書將免官夷甫時年十

何長壽卷三

三

承

七

夷甫是
平北子

見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羊不然

之夷甫拂衣而起羊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
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初羊以軍法
欲刑王濬冲夷甫又忿羊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
爲之語曰二王當朝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謝玄暉頗輕江祏祏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
左右取旣而復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
已後遂構害玄暉

劉長史

劉孝綽
已見

與到茂沿

到洽
已見

友善同遊東宮劉自

以才優於到每於宴坐嗤鄙其文到常銜之及劉爲

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到尋爲御史中丞遣今史按其事遂劾奏之云携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免孝綽官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欲全之朝士多忌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觀之云項

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元帝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腸斃肉偉顏色自若

劉縉梁典曰王

偉洛陽人學通周易嘗在揭陽賦詩曰平明聽戰鼓薄暮敘存亡楚漢方龍鬪秦關陣未央至江陵繫獄以詩贈湘東嬖人曰越一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十韻詩以希不死湘東愛其詞翰猶欲未誅左右疾之曰偉前作檄文言不順湘東取視乃斬之

何長景集卷三

三

邨昂與韋陟友善因語國朝宰相陟曰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已而驚走出逢吉温於街中温問何此倉遑荅曰適與韋尚書語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云韋安石既知失言復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瑄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爲對昂有時稱忽一日觸犯三人舉朝嗟歎惟韋陟遂與之絕

顏平原不容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

牛竒章赴舉時每爲同袍見忽嘗投贄於劉補闕

禹

錫
劉對客展卷飛筆點竄其文一時雖謝礪礪終爲

鞅鞅後劉轉汝州竒章出鎮漢南枉道至汝駐旌旄

信宿酒酣以詩喻劉劉承詩意方悟往年改牛公文

卷因作詩謝過牛公吟諷前意稍解移宴竟夕方整

前區范攄雲溪友議曰牛僧孺席上贈劉尚書詩曰

馬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

升沉事且鬪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

覺露精神莫言特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和

詩曰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幼見相如

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喜幸清

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

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

楊廉夫與倪元鎮嘗會飲於友人家時席有歌妓廉

夫狂誕脫妓人鞋行酒令坐客傳飲元鎮素有潔病

見之大怒翻案而起廉夫亦色變飲席遂散後二公

竟不復面

何氏語林卷之三十

終



何氏語林後序

華亭何元朝擬劉氏卅說
作語林成翰林詩詔文公
既爲序之以博矣又以示
師道俾志其末簡予惟壺
說紀述漢晉以來佳事話

言以垂法戒而選集清英
至爲精絕故房許諸人攸
晉史者往往用以成篇不知
唐藝文志何故乃列之小
說家蓋言此書非實錄者
自劉知幾始而不知義慶

去漢晉未遠其所述載要
自有據雖傳聞異詞抑揚
緣飾不無少過至其言盡
代崇尚人士風流百世出
下可以想見不謂之良史
不可也豈直與志怪述妖

稽神纂異誣誕恍惚之談
類考是故齊梁以來學士
大夫恒喜言之宗工鉅儒
往往爲之註釋綴續叙錄刪
校尊信益衆而此書亦益
顯於是有擬之而作唐語

林續世說者矣。或止紀一姓，或僅載數朝，固未及貫綜百代，統論千祀也。其所採擷，亦終不能如劉氏之精，而元朝乃獨上泝西京，下逮朔漠，悉取其精深。玄達出言，瓌詭卓絕之跡，聚而陳之，而劉氏所遺更加搜抉，翦裁屬比，嚴約整潔，不下前書，自非博雅通方之士，其孰能與於斯哉。抑義慶宗王牧將幕府，尋

賢當時如袁胤陸展鮑照
何長瑜之徒皆一世名彥
爲之佐吏雖曰筆削自己
而檢尋贊潤夫豈無人荅
元朝則藏器海濱明經應
舉而又以帖括佔俾奪所
嗜好紬繹會萃不仰同志
杖屨對氏難多豈啻什百
哉况卅說精絕亦由孝標
作註詳援確証有不言之
妙願事出二手作述不同
而元朝所註乃一旨並撰

綱目互發詳畧相成開闔
貫通一無捭捩至其所引
真篇秘典靡不具列視之
劉氏富瞻畧等信諒洽中
鉅觀而文筆之弘致也而
說者頗目其多取近世雜

吾淋遺序

五

家頗修玄雅而又以鞮屨
之士廁之中古華夏幾不
分需羊中鞮屨疑是不知
元朝之志杜於法戒則不
得不兼取久近而具列焉
耶律蒙古近而可徵蓋所

